

曲沃羊舌墓地几个问题的思考

□ 李建生

自山西省曲沃县羊舌村发现大墓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29日吉琨璋等发表了《山西曲沃羊舌村发掘又一处晋侯墓地》的文章,吉琨璋又发表了《曲沃羊舌晋侯墓地1号墓墓主初论》,并对墓主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就其发表的资料,提出一些想法。

—

羊舌墓地在羊舌村的南岭上,与北赵晋侯墓地地理位置相比较,是一个很高的台地,天马一曲村遗址在其西北,北赵晋侯墓地位于滏河北侧腹地,羊舌墓地位于滏河南侧的岭地上,从北赵晋侯墓地向羊舌墓地远眺,羊舌墓地似一个山丘,两者之间有宽阔的滏河河谷及台地,两墓地隔滏河河谷相望,其直线距离4.5里。

二

M1、M2是一对夫妇异穴并列合葬墓。南北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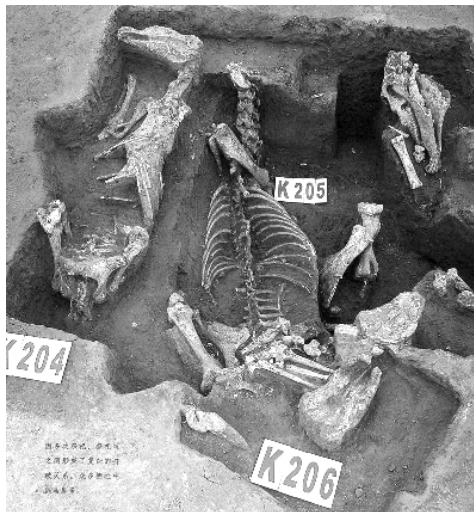
的中字型土圹竖穴大墓,墓室近7米见方,墓道宽3.2米,北墓长15.6米,一共有20个台阶,南墓道长26米为斜坡状,全墓总长49米。墓室底距地表12米,墓道入墓室处,略高于椁室盖板面,墓底与墓口尺寸相差不大,墓壁齐直,墓底部堆砌一层石料,然后堆砌3道石梁,石梁之间以木炭填实,石梁之上支承木椁室,在椁室南北两侧堆砌石垛,椁室与土圹的四周空间以木炭填塞,椁室盖板上也用木炭填埋,这样一来,椁室六个面都用木炭防潮、防腐。M2的墓葬形制与M1相同,只是规格略小一些。

在M1、M2的墓室南面,主要集中在南墓道及其两侧,有大规模的祭祀遗迹。经过清理有227座祭祀坑,用以祭祀的牺牲有马、人、牛、羊和狗,祭坑深度几十厘米至两米之间不等,祭坑之间有多处叠压和打破关系。可以说是间隔时间较长的多次祭祀,舌羊大墓的祭祀,其年代之长,规模之大在春秋称霸(齐桓公)以前,是前所未有的。

M1的南墓道,被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前、后室汉墓打破。

三

羊舌墓地两组五座大墓均已被盗,靠西侧的一



羊舌大墓因多次祭祀,祭祀间隔时间长,祭祀坑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打破关系。在众多的牺牲中以马居多



羊舌M1墓主人上身的玉器组佩被盗扰,胸部以下玉组佩保存完好,有大玉戈、大玉璧、板指、踏玉、金腰带饰件等



羊舌 M1、M2 南墓道尚未挖掘,上面有大面积的祭祀坑。(由北向南拍摄)

组三座大墓,不仅有古代盗掘遗迹,而且还能看到现代盗洞。在 M1 和 M2 之间隔梁上有盗洞,盗窃者是从盗洞入 M2 夫人墓椁室的, M2 椁室有坍塌现象,造成了椁板、棺板散乱。由于椁内淤积炭土,棺、椁被盗墓者整体多次翻腾,我们只在盗扰的土中见到一些零星玉件和一只腿骨,说明盗掘者对 M2 夫人墓是一次完全彻底的盗墓行为。

M1 是盗掘者在盗尽 M2 的情况下,在 M1 和 M2 之间的隔梁上横向打了一个洞,洞口直径有 70 厘米左右,其盗洞的高度在椁室盖板上面一点,盗墓者由夫人墓横向进入主人墓。M1 墓主人胸部以下骨架保存完好,仰身直肢,头向北,墓主人胸部以下玉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胸部以上遭到盗扰,在头部附近散落着零星覆面玉片,头骨跑到棺外了。从盗掘遗迹现象看,盗扰主要集中在椁室的北部(头部北侧),青铜礼器集中摆放于此。在棺、椁之间散乱着许多装饰性青铜器及玉器、金器,在椁室内见到一个马蹄形的鼎足。因为椁室淤积炭灰和泥土太多,大件青铜器容易被盗走,部分小件玉器伴随泥土、木炭才得以保留。

根据以上种种现象,笔者认为是一次正常的普通盗墓,不存在毁墓行为,至于复仇,风马牛不相及。吉琨璋先生认为北赵 93 号墓是殇叔,殇叔被文侯袭杀后,不仅要入兆域,还要厚葬。而认为羊舌 M1 是文侯的墓葬,理由是曲沃庶系成师的后代对文侯“报复、复仇”,笔者查遍文献,没有发现文侯执政期间有怠慢其弟成师的证据。两周时期晋侯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法,世代代都是这样。文侯仇与成师是同母所生嫡庶,桓叔与昭侯的权力之争,同殇叔与文侯之争其性质应该是相同的,这种晋侯之弟与晋侯之子的权力之争,不论谁是胜利者,都要承认

他们合法地位。文侯十年,文侯对周平王东迁护驾有功。平王为他的文功武治,作《文侯之命》。“成师的后代的毁墓行为也仅限于成师的平辈”,显得有点离谱了。

从盗洞、盗墓者使用的工具看, M1、M2 盗掘的时间可能在汉代至战国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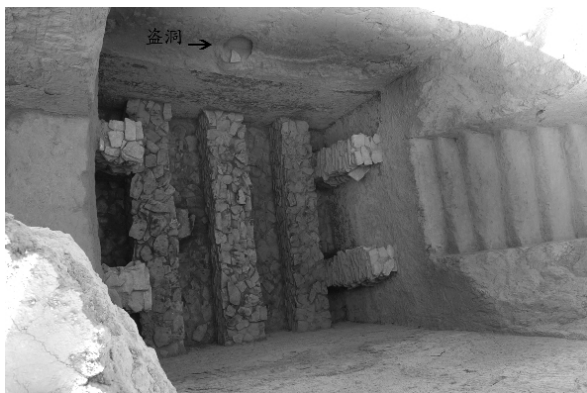
墓室南侧地面有完好的祭坑,墓室四壁完好无损,墓室、墓道的填土都是经过夯打的,未见夯土扰乱现象,不像是“大开挖”。如果“大开挖”,我们可以设想,两座 7 米见方的墓室,距地表 12 米深,就算上四周不挖,只挖中心部位,“大开挖的面积占到墓室面积一半还多”,开挖的土方可能堆成一座小山。积石积炭,木炭与黄土是必搅混在一起,二次回填应该非常清楚的。

北赵晋侯墓地 M93 与羊舌大墓一样,墓道及墓室填土均经程度不同的夯打,无明显的夯层。墓内因椁室的塌陷而致填土下坠,于是出现了中央部分松散现象。椁室四周除积石外,均为木炭填实。椁盖上、椁底下亦铺置木炭。

羊舌大墓“在墓口平面均见到花土和少量的木炭颗粒,但整体纯净松软”,这种现象与椁室坍塌有关。发掘过大型木椁墓的人都知道,椁室四周的熟土二层台夯打得都比较坚硬,这个二层台容易分辨,技工师傅可以做出来的。椁盖以上回填土是经过夯打的,由于椁室坍塌是一个长时间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因此椁盖上面的夯土塌陷也应该是一个长时间的非常缓慢的过程。木椁在墓室的中央,墓室四周夯土,不存在坍塌当然坚硬,中央部位由于椁室坍塌就显得比较松软,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注意到这种四周坚硬,中央部分显得偏软现象,技工师傅从填土质感是分辨不出来的,只是感觉到四周夯土硬一



羊舌 M1、M2 墓室以南大面积的祭祀场面有 227 个祭坑。(由东向西拍摄)



羊舌 1 号积石积炭墓。盗洞位于椁盖以上,从二号墓横穿隔梁,直径有六七十厘米,二号墓的片石拖到了一号。(由东向西拍摄)

些,而中间部分较松软。如果是“大开挖”,二次回填土和四周的第一次回填夯土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二次回填土,天长日久雨水浸泡,必然下泄,它与周围夯土应该留下非常清楚的痕迹,从墓口到墓底二次回填土应该是木炭和黄土非常明显搅混在一起才对。毁墓者不可能“大开挖”时黄土与木炭分别堆放,二次分别回填。

吉琨璋在《中国文物报》曲沃羊舌晋侯墓地 1 号墓墓主初论指出:“地层的证据被盗是在汉代以前,盗坑似乎是大开挖的。椁室内迹象表明盗掘时间大约在下葬后时间不长,发生盗掘时椁室还没有坍塌,棺的结构还在,没有见到一点青铜礼器碎渣的迹象也说明了这一点,盗掘者抬走了青铜礼器,但对棺内的玉器却兴趣不大,将玉戈、璜等毁坏并随意抛撒在棺椁间。据此可以认为,羊舌 M1、M2 被盗是一种有意识的破坏行为,即毁墓。”

笔者需要指出,M2 是夫人墓,按照常规,夫人墓的玉器往往要好于、多于主人墓,为什么 M2 整体被翻腾多次,将铜器、玉器全部盗尽,只在盗扰的土中见到一些零星玉件和一根腿骨,盗墓者似乎对夫人墓感兴趣,而对男主人墓不感兴趣,只是复仇。也就是说对男主人有仇毁其墓,而对夫人就没仇吗?这种只毁主人墓,而盗掘夫人墓的逻辑思维我们实在不敢苟同。我们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从盗洞、盗墓者使用的工具看,盗墓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大概在汉代。椁室坍塌进入淤土,盗掘者盗尽夫人

墓后,在两墓之间隔梁上,横向掘一盗洞,盗掘者是由 M2 进入 M1 的,由于椁内淤积大量炭土,大件青铜礼器被盗走,由于玉器、金器属于小件,部分玉器、金器混杂在泥土中才得以幸免于难。

四

笔者赞同吉先生指出的:“羊舌晋侯墓地 M1 是否有可能是晋文侯以后的几个晋侯呢?晋文侯之后嫡系晋侯有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和晋侯缙,这一时期是晋国历史上的有名的嫡庶之争时期,内战长达 67 年,这 6 位晋侯在位时间都比较短,其结果或被杀或被废,我们认为,无论这几位晋侯中的哪位都很难有这样的时间、财力、物力和从容的心态去营造如此大规模的墓葬以及多次进行祭祀。”

笔者根据两座墓葬的形制,祭祀的规模和墓葬的规模等级,结合 M1 出土的陶鬲,认为墓葬的主人是继北赵 93 号墓之后的一代晋侯级的重要人物,其时代为春秋早期。羊舌大墓其墓葬形制与北赵 M93 基本一致,只是 M93 的墓室略呈长方形,比羊舌 M1 的规模要小一些。我们认为羊舌墓地是北赵晋侯墓地的继续,这个墓地的年代不会延续太长,范围也不会太大。

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规模从早到晚有逐渐增大趋势,尤其是高级贵族的墓葬更为明显。晋侯 M9 和 M114,面积 23 平方米,最晚的 M93 面积 32 平方



陶鬲,羊舌 1 号大墓出土,有春秋早期特征

米。春秋早期的羊舌 M1 面积达 43 平方米, 这些同等级别的墓葬, 春秋时期, 其规模更大, 这同礼崩乐坏的厚葬之风愈演愈烈有关。

积石积炭墓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一种埋葬制族,《吕氏春秋·节丧》记载:“题凑之室, 棺槨数袭, 积石积炭, 以环其外。”吕氏说的主要是春秋中晚期的积石积炭墓。

北赵晋侯墓地, 自 1 号墓之后, 历代晋侯的墓室都采用了积石积炭的埋葬方式。只是早期的“积石积炭”比较原始、简单, 一般来讲早期以防腐为主, 就是说槨盖之上只积炭不积石。到了春秋中晚期, 槨盖以上不但炭而且大量积石。积石积炭这种墓葬形制, 由早期单一防腐, 发展到春秋中晚期的防盗、防腐双重并进。

我们注意到, 北赵晋侯墓地 M64 与 M93 的墓葬形制和墓底积石结构都不同, M64 是“槨四周积石, 上下积炭”; M93 为“槨室四角外有 8 垛石块砌成的石墩, 石墩高约 3.2 米, 大体和槨室高度相当。墓底有三道宽 1.2、高 0.95 米的石梁, 上承槨室。”我们把 M64 理解为穆侯, M93 为殇叔, 穆侯、殇叔相差 4 年, 同属西周晚期, 墓葬形制不可能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把 M93 理解为文侯, 穆侯与文侯相差 39 年, 文侯卒于周平王东迁以后的 25 年, 这个时期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 周礼受到很大冲击, 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变化, 墓葬形制、青铜礼器及玉器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北赵 M93 出土了一套列鼎共 5 件, 形制、纹饰均相同, 是晋侯墓地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列鼎。鼎作宽平沿, 浅腹圆底, 三蹄足, 附耳有两根短横梁与口沿相联结。口沿下饰一组兽目交连纹, 腹饰波曲纹。器形、纹饰与宋代《考古图》著录的晋姜鼎非常相似。晋姜鼎器铭因提到文侯的谥号, 所以一般认为作器者晋姜是晋文侯的夫人, 而该鼎作于文侯子昭侯在位期间。从而验证了北赵 M93 出土的列鼎是春秋早期的标准器。

北赵 M93 与羊舌 M1、M2 相比较, 双墓道(南为斜坡墓道, 北为台阶式)。墓室积石积炭(三道石梁, 四周为石垛)的形制完全一样, 只是 M93 墓室平面



北赵晋侯 93 号墓列鼎—共有 5 个, 与晋姜鼎形制一样, 春秋早期典型器

略呈长方形, 羊舌 M1 墓室平面为正方形。羊舌大墓进一步验证北赵 M93 是春秋早期晋文侯的墓葬。

北赵 M63 从墓葬的形制上, 南北斜坡双墓道、积石积炭,“墓底铺有一层石块, 石层上垒三道石梁, 每道石梁长及墓室东西壁, 宽 0.6 至 0.9 米, 高 0.7 米。石梁间填满木炭, 石梁上各置垫木 1 根, 上承槨室。”从墓葬内出土的一对杨姑壶器型看, M63 的主人下葬时间也进入春秋初年。这种同等级的墓葬在春秋早期其形制就是这样, 这是世代赋予的。

《史记·晋世家》载:“二十七年, 穆侯卒, 弟殇叔自立, 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 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 是为文侯。”殇叔的死是突然的, 他没有时间去营建如此宏大的墓葬。《周礼·冢人》:“凡死兵者, 不入兆域。”殇叔的后代也不可能把他葬在晋国的公墓区。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闻喜上郭村发现了春秋时期许多墓葬, 多为春秋早期的中小型墓葬, 没有发现大型墓葬, 当时高级别的大型墓葬在哪里? 羊舌墓地的发现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那么, 羊舌大墓主人又是谁呢? 吉琨璋先生认为是文侯仇, 理由是: 墓葬时代为春秋早期, 其规模之大, 祭祀规模宏大和频繁; 又有复仇、毁墓行为, 即曲沃庶系后代对翼嫡系祖先文侯的报复。

笔者认为吉先生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忽视了宏大的祭祀规模, 频繁的祭祀活动。祭坑由 2 米到



北赵晋侯 93 号积石积炭墓

几十厘米深不等,多处叠压、多处互相打破,说明祭祀的年代之长,其间隔之久,谁的后代能多年多次祭祀呢?显然文侯的后代不可能,因为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缙执政的期间,或被杀、或被虏、或被废,在嫡庶之争的 67 年中,可以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怎么能有财力、物力、从容的心态去营造如此宏大规模来祭祀他的祖先呢?

北赵晋侯墓地一些晚期墓葬中有祭祀坑,如:M8、M31、M64、M62、M63 和 M93 等,多在墓道里。墓主人下葬时,在墓道里或墓道两侧简单祭祀一下,而祭祀多为殉马。李伯谦、曹玮先生都指出,晋侯墓地祭祀坑的多少,与墓主人为男、女是有区别的,晋侯墓的祭祀坑要多于夫人墓。最多的是 M64,墓道内和墓道两侧有祭祀坑近 20 个,而夫人墓祭祀坑只有一两座。曹玮先生认为,这种祭祀坑上的差别,应该来自礼制的限制。

羊舌墓也是一样,大多数祭祀坑,都在男性墓主人南墓道及其周围地面上(因为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北),在墓室的北面,很少有祭坑。不同的是,北赵晋侯墓多为下葬时在墓道内祭祀,而羊舌大墓是在墓葬的地面,挖坑祭祀,祭坑打破了墓道。这些互相叠压、打破的祭坑,进一步说明,祭祀坑与墓主人的下葬,其间隔的时间要长。

我们依据 M1、M2 的墓葬形制、规格等级,墓葬地面的大规模的祭祀,以及出土的陶鬲,认为墓主人有可能是文侯之弟成师。当然了,只是对墓主人的一种推测,尚缺直接的文字证据。

《史记·晋世家》载:“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昭侯封成师于曲沃,当时曲沃桓叔已经是 58 岁了,在周代来讲是一位高龄老人,一个年近

花甲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在周王室衰微,诸侯、卿、大夫用“僭越方式提高自身”的春秋早期,成师已经具备了营建自家家族墓地的条件。正如田建文先生所说:“北赵晋侯墓地即公墓,在邦墓东南 1200 米处,从晋国分裂出来曲沃一支,无法葬入被公室控制的兆域,只能在离兆域最近的地方选择,于是就有了羊舌墓地。”

据横水棚国西周墓地考古资料及人骨鉴定,当时人的寿命只有三四十岁。成师家人或健在,或先他而去,或许成师夫人已先他而去,葬入羊舌墓地了。成师活了七十多岁,不可能他的家人都活七十岁。北赵晋侯墓地,公墓只葬嫡系晋侯、晋侯夫人。春秋初年,丧葬制度受到了很大破坏,作为庶系的成师,不可能在 58 岁封曲沃桓叔以后再营建自己的墓地。

在大墓的西南角的多个中型墓中,出土了玉器、铜器、陶器,其时代为春秋早期。这些墓葬的主人,均为成师的家人,多为女性,她们或早于成师墓,或晚于成师墓下葬。羊舌墓地的范围不大,其年代不会延续太长,主要是春秋早期。成师葬在羊舌是很正常的,或许 2 号墓西侧的另外一组大墓是庄伯的墓葬,当然,只是设想。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晋国公室除鄂侯外,



羊舌大墓在 227 个祭坑中,以人性最令人惊心动魄,有侧身的,俯身的,还有蹲着。这个侧身、头朝下的人性是被杀死扔进坑内的

昭侯、孝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缙皆被生杀，不入兆域。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北赵晋侯墓地在春秋早期以后被废弃是有帮助的。

北赵晋侯墓地的废弃，与昭侯迁都有关。晋侯称之为翼侯见于昭侯元年。《史记·晋世家·索隐》“翼，晋君都邑也”条云：“翼本晋都也，自孝侯以下一号翼侯，平阳绛邑县东翼城是也。”

有的学者认为羊舌墓地是“昭侯或其后某位晋侯之墓”，这个观点我们不能赞同。文侯之后嫡系晋侯有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缙，这六代晋侯除鄂侯外，均被曲沃庶系生杀。他们没有时间、财力、物力去营建如此大规模墓葬和大规模祭祀。从大规模的祭祀看，每次祭祀间隔时间要长，因多次祭祀，祭祀坑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打破关系。

闻喜上郭一带是春秋时期晋国公室宗庙所在地。《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出绛，而不是出翼，绛与翼并非一地，“说明武公并晋又都绛，基本是可信的”。晋文公葬曲沃与桓叔卒，相差有一百年，文公葬曲沃，不一定成师就要葬曲沃。《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粱。不书，亦不告也。”武宫：重耳祖父晋武公的神庙。由此知武公葬曲沃。重耳在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祭拜祖先，不可能只祭拜武公，而忽视曲沃庶系先祖成师。这样一来，不但知武公以下晋公均葬曲沃，而且可以知道武公以前的成师、庄伯没有葬在曲沃。春秋早期晋国的几位诸侯都有了归宿，就剩下庄伯、成师两位曲沃庶系祖先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羊舌墓地一致。

五

笔者认为，祭祀坑之间多处叠压和打破的牺牲种属：人、马、牛、羊等多为战争所获，由此我们联想到晋所灭的国家，据《晋国史》统计：晋国先后灭掉了霍、虢、虞、冀、黎、郇、董、韩、芮、魏、耿、贾、杨、沈、姒、蓐、黄等17个国家，其中主要是武公、献公时期完成的。这些，不包括新发现的邰国和东山皋落。因此我们讲，只有成师的后代才有这样的时间、财力、物力去营造如此宏大的祭祀场面，文侯的后辈是不

可能的，昭侯死于兵刃更不可能。这些祭坑多处叠压、互相打破，每次祭祀间隔时间长与兼国有关。或许武公灭国杀牲、杀俘虏祭祀祖先，到了献公又在此祭祀，才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叠压、互相打破的现象。

二百多座祭坑，绝大多数在墓室的南面，即使离墓室再近，也没有一个祭坑打破墓室，从大面积祭祀情况观察，墓室地表是不起坟冢的，可能有墓上标记。这一现象与春秋晚期的太原赵卿墓一样。

姬姓的晋国，不同与邰国，是一个很文明的国家。一般来讲，不会牺牲本国人民去祭祀他的祖先的。这些人、马、牛、羊等应该是战争所获的，这些牲人应该是兼国的俘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晋始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这些大规模的祭祀，与灭国有关，有可能是武公、献公所为。

本文就羊舌墓地提出一点看法，限于学力，错误在所难免。不妥之处，恭请指正。

参考文献

- 1.《山西曲沃羊舌村发掘又一处晋侯墓地》，《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29日第2版。
- 2.《曲沃羊舌晋侯墓地》2006年9月29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1号墓主初论——兼论北赵晋侯墓地93号墓主》。
- 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3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 4.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
- 5.曹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 6.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